

家

曹 禺 编 剧



1234.6/2



曹 禺 编 剧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0286



上海文艺出版社

710286

家

曹禺 编剧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41,000

1979年1月新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0册

(原上海文化版)

书号：8078·3053 定价：0.53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四幕话剧是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

剧本描写了封建大家庭中年青一代的痛苦、受难和挣扎(如觉新和瑞珏的不幸、鸣凤的死、觉慧的出走等等);由此反映了一九二五年以前面临崩溃的封建势力的腐朽和罪恶。

剧本描写的虽然是过去时代的现象,但它的反封建的精神,仍然是能够教育人们的。

DL62/110

人 物

高老太爷

高克明——他的三子。

高克安——他的四子。

高克定——他的五子。

周 氏——他的大儿媳。

王 氏——克安妻。

沈 氏——克定妻。

觉 新——号明轩，大房的长子，大少爷。

觉 民——大房的次子，二少爷。

觉 慧——大房的三子，三少爷。

觉 英——三房的长子，四少爷。

觉 群——四房的长子，五少爷。

觉 世——四房的次子，六少爷。

瑞 珏——觉新妻。

淑 贞——五房的女儿，四小姐。

琴小姐——即张蕴华，高老太爷的外孙女。

钱太太——周氏的堂姊。

梅小姐——即钱梅芬，钱太太的女儿。

陈姨太——高老太爷的姨太太。

鸣 凤——大房的侍婢。

: 1 :

黄 妈——大房的老女仆。

婉 儿——四房的侍婢。

刘四姐——第一幕的“喜娘”，瑞珏的陪嫁女仆。

袁 成——男仆。

苏 福——男仆。

老更夫

冯乐山——高老太爷的朋友。

张 二——钱太太的老佃户。

时 间

一九二五年以前

地 点

中国某大城市

第一幕——初春的一天

第一景——觉新的洞房，午后二时许。

第二景——景同上，同日午夜后。

第二幕——盛夏，两年半以后

第一景——夏夜，在觉慧卧室前庭院内。

第二景——同日午夜后，在觉新的卧室内。

第三景——半月后，仍在觉新卧室内。

第三幕——暮秋

第一景——离第二幕三个月后，秋天的傍晚，湖滨水阁旁。

第二景——离第一景有两个月，冬天的薄暮，景同前。

第四幕——一星期后，由下午四时至翌日晨

——在钱太太城外的旧屋内。

第一幕

第一景

是梅花正开的时候，高府花园里的梅花也开得这般茂盛了。但是园子里却非常寂寞，寂寞到看不见一个人影，就任它冷冷清清地散溢着幽香。那一丛丛的梅树远远望过去，象雪林，象冰谷，泛漾于宁静的天空，冷艳而沉穆，如若静女。

初春的天气，相当暖和。湖水明净，闪耀着那映在水中的花影。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梅花也象在做它的梦。

这时，高府里整个是一片喧闹，只有这园子是另外的一个天地，是一个梦境。这屋子里的主人们多半都不大喜欢梅花的，而那真爱梅花的人却为了别的事困住了身子，不能到园子里来。

两三天来，高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忙着办喜事。几进宽大的庭院里，散布着许多客人，唱戏的，帮闲的，还有那满脸笑容到处张罗着的主人，和一些忙上忙下的仆役。院子里搭台唱戏，大厅里摆着宴客的酒席。

是午后二时的光景，宾客们正在用喜酒，新娘的花轿就

快要抬进来了。

这时洞房里是非常安静的——它是靠近花园的一间屋子，往年是少爷小姐，远亲近戚小时一块儿读书的所在——满屋洋溢着喜气。这不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面对着观众的这面墙是一个高大的门，通外院的门上有雕细花的格子，由中间向两面开的。门左——以演员的左右为左右——墙角处放一只红木高脚花架，架上一个大理石浅盘，盘里养着山石盆景，上面垂着吊兰小草。架左的墙稍稍斜下来，这面墙上开着一列宽敞的长窗，正对着窗外的花园。打开窗子可以看见园里潋潋的湖光与雪似的梅树。窗左再折下来又是左墙；靠墙放着一张红木长炕椅，椅上套着蓝缎子棉垫，中间一张小炕几，几上放着一个紫铜印香盒子。正面墙向右折下来是右墙，靠正面墙墙角处放一张红木小条桌，桌上放着帽筒，里面插着拂尘，还有一把细瓷彩花大茶壶。条桌右一个较小的门，通内院的，门上挂着古铜色缎门帘。门右的墙又正折过来，面对着观众是洞房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床。这床十分宽大，床前横放着一条半尺高的踏板，两端各立一小柜，是放鞋用的，也可以坐人。踏板外才是床的框子，框子很宽，上面是镂空描金的凤凰和牡丹，床上有叠得高高的绣花闪缎被和绣花枕头。粉红洋绉帐子，米色缎子帐檐，绣着梅花。床前左面放一张红漆方凳。床右空着一块地方，用米色绸幔子遮住，里面是放箱子和换衣服洗脸的用具。再折下来是右墙，靠墙一张梳妆台，中间是圆镜子，镜子两端各有两个小抽屉，上面放着玻璃盒子，粉罐，胭脂盒等化妆品，抽屉里放了梳子与零星首饰。台上有一个青色假龙泉

窑大花瓶。还有一个崭新的锡灯盏。梳妆台两边放着两张福建红漆圆凳，屋正中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对锡烛台，高插着一对龙凤喜烛，旁边一个红漆大果盒，盖子掀着垫在下面，盒里放些喜饼，桂圆，枣栗之类。灯右四个红彩金花的细瓷盖碗，左面长窗上挂着深紫色窗帷，两旁垂着紫铜钩。炕椅前中间一个瓷痰盂。左墙炕椅上挂着粉色飞金蜡笺的四幅屏，屏左挂一个白底子蓝花葫芦形扁花瓶，瓶里插着松柏枝。屏右一个挂钟。梳妆台右墙上，挂一个乌木正方圆角镜框，框里是白缎子绣的鸳鸯，镜框上下都是桃形的铜钉挂着托着。

开幕时，炕几上的香盒里正燃着檀香末，香烟缭绕，一对龙凤烛照得满屋喜气洋洋。四太太王氏和五太太沈氏立在正中门外，正对着一些亲戚们招呼着，说着，笑着，行着礼。那些亲戚老太太们也你一句我一句地应和。丫头仆妇也搀着扶着，连声答应主人們的喊叫。外面又有知仪的老仆高呼“某大人到”或者“某太太到”“某老爷到”，拖着庄严而悦耳的腔调，嘹亮地喊出来。在这些喧闹的声浪中还隐约听见远处锣鼓，唱戏和喝采的声音。这时——

王 氏 （点着头，笑说）伯母！慢点走！婉儿，快点扶着冯老太太下台阶。——走好！走好！——我们还要照应着新房。

沈 氏 （大声，指手画脚地）慢慢走！——不对，戏台在那边！在那边戏台！——太亲母！我们就来，我们照应一会新房就来。

老太太们和其他的女宾们（客气着，有的笑，有的喊，有的仿佛正颤颤巍巍下着台阶，一片混乱的足步和笑语声夹杂在一起）是啊，进去吧！我们认得！——不用扶了！——四太太，你们招呼别的客人吧！——五太太，进去吧！歇一会儿吧！——戏台在那边？晓得了。——请回请回吧！

沈氏（又连忙喊叫）喜儿！你快扶着呀！——慢走！慢走！——（严厉地）淑贞，好好跟琴表姐走路！别乱跳！

王氏（在沈氏还在嚷着送客的时候已转过身来，似乎有些疲倦地）哎！

〔王氏——四太太，高克安之妻——身材不高，尖尖的瓜子脸，嵌上一对芝麻大的小眼，一眨一眨地，专为暗地探取人的眼色。薄片子翘嘴，满脸机巧酸刻的神气。短短的衣领上露出一段细而长的黄颈脖，走起路来斯斯文文，摆东摆西，象一只河面上的鹭鸶。说话声音尖锐，冷言冷语地时常带出嘲讽的冷笑。在大家庭的明争暗斗的空气中过久了，耳濡目染，无意中就会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看隔壁戏的态度。她说话十分小心，明白自己在家中所处的地位。除了在有人侵犯到她切身的利益时，她的言语总是模棱两可的。她穿着绣花的红湖绉裙，青缎鞋，上面罩着一件雪青色团花缎皮袄。〕

沈氏（仿佛做完了一件大事，深深叹了一口气，才十

分吃力地转过身来，自得地)可把我累昏了！这帮老太太们！

[沈氏——五太太，高克定之妻——生得胖，走到人前笑呵呵，肥答答的，蓦一看觉得可喜，细细审视就会令人生厌。她的性情有人认为是豪爽，实际上却是粗野。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指手画脚，除了在她的公公高老太爷和其他严厉的长辈们面前，总是高谈阔论，如入无人之境。讲完了，别人不知说些甚么，自己也不知说些甚么。任何事无论巨细，她总喜欢参预，目的未必在自己要做主角，她的见解是：只要有了她一份，这事便不会错。有心眼，不过都是些不足轻重的，并且心里也搁不住。相貌庸俗，方面大耳，塌鼻子，肿眼泡，厚嘴唇包不住牙齿，宽大的前额，两鬓又齐又方，垂下一大绺“流海”，乌黑油亮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朵肥大的绒花。她也穿着红裙，元色湖绉袄。浓装艳抹，头上手上满戴着珠翠首饰。她拿着一条粉红手帕，不住的擗，似乎忙了一天，现在才刚刚歇歇脚。比起王氏来，她确实易于亲近，只是言谈举止过于阳燥，象一团暴火，令人不可向迳。

王 氏 (慢吞吞地)这会儿道喜的客人来的真不少！

沈 氏 (急忙忙找一个凳子坐下)唉，四嫂，你也快找个凳子坐坐吧。我腿都站麻了！就是他们高家的规矩多，我嫁过来十二年啦，我一看见高家的长辈子来，我还是头大！

王 氏 (一向不大接答这一类话,十分有分寸地)五弟妹,你不去照应照应女客们吃饭去么?

沈 氏 (连连摆手)得了,得了,我先歇歇。忙了三天,跑上跑下的,我连这新房都没有好好看过。(不知是忙的得意,还是呕气)大少爷接媳妇,我们当婶婶的受罪,你说天下有这个道理不?

王 氏 (笑着)得了,等淑贞长大了,找个好姑爷,那一天您五太太不就欢天喜地地当个享福的外老太太么?

沈 氏 (两手一摆,高声大笑)啊呀,别造孽吧。我没这么大福气!(忽然正经起来)这两天光淑贞那双脚就把我气死了。

王 氏 (象是关心,其实是打趣,她向来是暗地耻笑沈氏的愚蠢的)怎么啦?脚裹得怎么样啦?

沈 氏 (十分气愤)哎,死不听话呀!我跟她好说歹说,她都不听。这两天刚裹得有点名堂,她半夜又偷偷地放了。

王 氏 (故意大惊小怪)哎呀,那怎么好?不白费了精神?

沈 氏 (连声叹气)哎,哎,——嗯,气急了,我就拚命拿马鞭子抽!抽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咬着牙)“我看你还放,还放,还不肯裹!”

王 氏 其实孩子小,打狠了也不好。

沈 氏 (十分顾惜,又自认十分明白的様子)哎,四嫂,没法子,这是做娘的心哪。“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的肉,我怎么不疼!可是有甚么法子?我一看见

这新房，我就想起我过门坐洞房第一天晚上受的
气！（犹有余痛）我，我一辈子忘不了！

王 氏 （悠悠然的神色）唉，过了这许多年还记着这干甚
么？

沈 氏 （非常愤慨地）忘不了，忘不了！你想，你五弟，（忽
然又是恨，又是幽默地笑起来）我那新郎官哪！那个死东西！他就死也不肯进房。旁人好说歹说，他
就是不肯进房，大家都对着我面前笑，笑啊，笑啊，
笑得我——

王 氏 （佯为不知，呆呆地）是怎么的啦？

沈 氏 （眨眨眼）四嫂，你真不知道？你还是装傻？

王 氏 （有点认真）五弟妹，我装甚么？我真不知道。（笑
着逗问）真的，为甚么？

沈 氏 （白眼一翻）为甚么？（把脚一伸）还不是为我这双
半大不大的脚？（忽然）不成，不成，非裹不可！（向
外屋走）淑贞！淑贞！

王 氏 （看她神经）你干甚么？

沈 氏 （不理，大声）淑贞！

外面一个女孩儿的愉快响亮的声音 （拖长）唉，妈！

沈 氏 （对王氏）叫淑贞烫脚！我跟这孩子说好的，放她
三天假，算为着她大房的大哥结婚。可今天是黄
道吉日，今天夜晚，说甚么，我得给她再裹，谁说也
不成！

王 氏 五弟妹，女儿是你的，你放心，谁也不敢劝你的。

沈 氏 （说不出的烦恼）唉，你不知道哇，他们大房的人顶

好管闲事啦，那天大房的老三，觉慧那个小东西就当着我面，为着(着重)我的女儿裹脚，就——(越想越气)唉，不说了，气死人，(大喊)淑贞！淑贞！

外面女孩儿 (又一声短而快地) 娘，妈！

[随着应声立刻由正中门跳着跑着、一溜风似地闯进一个女孩儿——淑贞，年约八九岁，圆圆脸，白里泛红的两颊，象熟透的苹果，一双明亮活泼的小杏核眼，仿佛永远是笑着的，梳着两条乌黑的小辫子，随着她在背后跳动不歇，象两支斗鸡尾巴上的毛。她穿着一套桃红小花的绸子袄裤。一双小小的天足穿着红桃花鞋，几乎可以撩乱人的眼，野兔似地在地上不停地跑动。手里拿着一袋红纸包好的喜果。

淑贞 (高举着喜果，欢叫)妈！喜果！喜果，吃喜果！(一把塞到沈氏手里)

沈氏 淑贞！

淑贞 (回首，匆忙地)四伯娘，你也吃，大姑妈给我的。

沈氏 淑贞，你听着——

淑贞 (兴高采烈，绝未听见，笑着，说着，找着)咦？咦？我的手绢呢？我放在这屋里的的手绢呢？(一边说，一边十分灵巧可喜地转了一个螺旋，四下里望，忽然欢叫起来)啊，在这儿哪！(立刻从沈氏身旁飞跑到对面炕几前，一脚就登上了缎炕垫)

王氏 淑贞！

沈氏 死鬼，你要摔着！

淑贞 (回头一笑,跪在炕上,探着身子,从悬在喜屏右的葫芦形扁瓶里插着的松柏枝上取下来一条小小的红手帕,笑着,骂着)坏三哥!坏三哥!这一定是三哥放的!(立刻下来,没有停息)妈,我到前院跟三哥一块看戏去啦。(说完就跑)

沈氏 别跑,淑贞!

屋外又一个女孩的声音 (沉稳地)淑贞!你还不来?

[淑贞跑到了正中门口,正遇着高克安踱进,几乎撞着。

淑贞 (对着克安赔了一个小心)四伯伯!

沈氏 这孩子!(正当淑贞翻身又要走的时候,忽然追上一,严厉地)淑贞,你别太高兴!记着!你今天晚上——

淑贞 (脸上忽然罩了一层恐怖,不由得低头望了望自己的脚,睁大了痛苦的眼,颤抖地恳求着)妈!

沈氏 你玩去吧!

屋外快乐的喊声 淑贞!淑贞!

淑贞 (蓦地用力转过身,似乎不顾一切地)嘿,我来了。
[淑贞由正中门跑下。高克安望了望,即转过脸来。一副不足轻重的削薄相,几根瘦骨头支架着一身富丽的衣裳,他向来十分讲究穿戴,今天遇着这样的盛典,一天就换了三套衣服,来炫耀自己的富有,和挑选衣饰的精明。他现在穿一件灰湖绉面银灰鼠脊子的皮袍,上面罩着一件细花,光彩夺目的黑缎马褂。他的性情较王氏略微明快,不过许

多地方这夫妻两人的态度颇为仿佛，都好在人背后挑挑拨拨，自己暗中可以得些利益。他从前读了几年书，结了婚就一直陪着夫人鬼混，读不成书，做不了事，除了陆续添了几个子女外，再没有比这更值得提起的成绩。

高克安 (对王氏，煞有介事的神气)啊，你怎么跟五弟妹躲在这儿聊闲天哪？忙死人，外面一批一批的客人来道喜，你们偷偷在这儿享起福来啦！

王 氏 (冷冷地)我们刚把冯家一大家人送出门。

沈 氏 (热哄哄地)是啊，冯家，少爷，小姐，儿媳妇，老太太，孙子，孙女儿，他们一大家子都来了。还有周家，廖家，蔡家，咳，这新房就没断过人。我们现在刚歇一会儿。

高克安 (一顿抢白，哑口无言，连连摇首)得了，得了，出来吧！喜堂下面摆上几十桌酒席，还没吃完，前面的戏都唱了半天，你们别尽叫三嫂忙上忙下地招呼，你们——

王 氏 (推托)大嫂自己不也在应酬么？

沈 氏 对呀，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接媳妇，是他们大房，大哥，大嫂——

高克安 (回头望望，对沈氏)五弟妹，你说话(笑着)可得当心点，这句话要叫三哥听见了，一定又不高兴了。

沈 氏 (接得干脆)活该他不高兴！大房里人红，吃香，老爷子喜欢！他们三房的人会巴结，臭巴结，乱巴结，我们五房的人不会！(愈想愈气)哼，为着觉新

结婚，恨不得连命都不要了！

高克安 （没有办法，连声）好，好，好。（转身对王氏）那么，你来吧。一会儿爹看见我们四房不见人，又吹胡子瞪眼了。

王 氏 （慢条斯理）四老爷，不是我不去。你看哪！新房里空空的，没有人看东西。

高克安 那么李家今天派来看新房的喜娘呢？

沈 氏 吃饭去啦。

高克安 别的下人呢？

王 氏 （缓悠悠地）谁知道？

高克安 高忠！高忠！苏福！苏福！

沈 氏 （对王氏挤挤眼）别贼了，方才我们都贼过了。

高克安 张嫂，黄妈！

沈 氏 他们大房的事都忙不完——

高克安 袁成！

王 氏 不会来理你的。

高克安 混帐！混帐！上上下下几十个下人，不用都在眼前，要用着他们，就不知道这些混帐王八蛋都跑到哪儿去啦！

〔远远不断传来喜气盈盈的鼓乐声和下人们喝道引客人入喜堂的声音。〕

王 氏 我想有的跑到前面看戏去啦！

高克安 还有呢？

沈 氏 还不是找年青好看的丫头们开心去啦？

高克安 （顿足）我玩他们一百六十代祖宗！一百六十代祖